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

瑞安孫詒讓學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疏注云郊外曰野者甸師注同謂遠郊百里外也云此野謂甸稍縣都者縣師注義同謂甸距王城二百里於中制六遂自遂至都通稱野也賈疏云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者此遂人不言掌遂又見下文云以達于畿明遂人掌野通至畿疆也但遂人雖專掌二百里之中乃兼掌三百里以外其有溝洫井田之法皆知之也案野詳甸師縣師疏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濃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

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鄣鄙縣遂
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
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不相變耳遂之軍法追
胥起徒役如六鄉疏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者
此六遂比伍之制也田野猶言田萊詳司書疏縣鄙卽遂之屬
別與宰夫司常大司馬司士朝士諸職之縣鄙爲公邑者異賈
疏云遂人以土地之圖據圖以經界其田野田野謂田在百里
之外野中所經界者卽造縣鄙已下是也云皆有地域溝樹之
者地域謂遂邑之疆界封人云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
域者亦知之是也溝樹以爲阻固掌固云掌修城郭溝池樹渠
之固是也亦兼有田野之溝下文五溝是也云使各掌其政令

刑禁者賈疏云五家則鄰長施政令五鄰則里宰施政令已上皆施之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者謂四時小案比以任民授田也賈疏云稽計也人民猶言夫家夫家男女也以歲之四時計其所管男女多少而損益之云簡其兵器者兵謂五兵器謂車輦用器等下文有時器遂大夫有祿器皆是詳玉府疏鄉師云稽其鄉器又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此官掌遂則亦稽遂器矣凡經云兵器者兵與器皆爲二賈疏謂若族師旗鼓兵革義未咳 注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者天官叙官體國經野注云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司市注云經界也國語楚語云且夫制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蓋縣鄙疆界若形體之分列故天官注卽釋體爲分矣云鄰里鄣鄙縣

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者此六遂之地在甸與郊內六鄉制同而名異鄉自五家爲比積至五州而爲鄉猶自鄉積而成遂也大小相包六遂亦通受地七萬五千家其數與鄉同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者以六遂在遠郊外故云田野之居比伍之名卽謂鄰里等五五相比之名先鄭亦止謂比伍名與國中六鄉異而云異制者注文偶不審耳實不謂異制也賈疏乃謂先鄭以六遂之內夫一廛田百晦及上地有萊五十晦并下劑致阡等爲制異不知廛及田萊等皆與比伍之名無涉先鄭意本不如此也云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者後鄭以先鄭云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嫌名異制亦異故更釋之云明鄉遂但異名以示相變制實不異也云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者明六遂七萬五千家亦家出一人爲六軍之制是軍制遂與鄉亦

不異不徒居之比伍也賈疏云案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但彼鄉中唯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據大較而言細論之仍有少異以其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阡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是其稍異也案六鄉上地亦當有萊與六遂同賈說非詳後賈大司馬疏又謂公邑出軍之法亦與鄉遂同其說亦非詳彼疏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阡稼穡以興勸利阡以時器勸阡以彊予任阡以土均平政變民言

周禮正義 禮二十九

五百四十五

貳異內外也貳猶情情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接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鏹之屬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爲征土均掌均平其稅鄭大夫讀勸爲藉杜子春讀勸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疏凡治野者以下八事皆治野民之法卽遂官之官法也云以下劑致貳者宋本釋文出致氓則此章七貳字陸並作氓說文耒部勸字江引周禮曰日興勸利萌字又作萌段玉裁云白帖二十二二十三引致氓安氓任氓利氓旅師新氓字皆作氓不作貳開成石經皆作貳詩氓之蚩蚩石經亦作貳遵氓爲亡民也詩禮作貳自唐石經始所當更正又云貳字作萌說文爲朕許君民部曰

民衆萌也萌而無識也漢人謂民爲萌如列女傳魯臧孫母傳
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漢書霍去病傳及
厥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皆可證今周禮送人𪚩字凡七
遂大夫一旅師一宋本周禮音義詩衛風正義白帖所引周禮
皆作𪚩然則唐初周禮本作𪚩後改爲𪚩實則漢時周禮本作
萌後改爲𪚩丁晏云萌古字與民通管子揆度篇其人同力而
宮室美者良萌也說文田部𪚩田民也从田亡聲廣雅釋詁云
𪚩癡也古𪚩𪚩萌民聲近通用五經文字田部𪚩莫鄧反又音
盲張參此書作於大麻十一年在開成石經之先已有𪚩字矣
周頌侯彊侯以箋引周禮以彊予任民民與𪚩古通用詒讓案
此經之𪚩爲野民與說文𪚩訓田民正合說文民部又有𪚩字

云民也讀若盲孟子公孫丑篇云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之
氓矣此與旅師新阡之義亦合則阡氓二字並可通但據宋本
釋文則此經注諸阡字並當作氓今本作阡自是後人所改者
說文引作萌則是段借字疑漢時自有此別本鄭注之本未必
與許同也云以田里安阡者賈疏云田則爲百畝之田里則五
畝之宅民得業則安故云安阡也云以土宜教阡稼穡者大司
徒云以土宜之禮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又云辨十有二壤之物
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凡草人所掌是也云以疆予任阡者
者彊釋文作疆宋建陽本同並誤民有餘力以治田謂之疆予
亦任民之餘法也云以土均平政者大司徒云以土均之禮辨
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此官長六遂以外之地征亦以土均

之法平之

注云變民言眚異內外也眚猶懵懵無知貌也者

眚亦當作氓釋文云懵本又作憊賈疏云此案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眚此變民言眚者直是異外內而已無義例以其民者冥也眚者懵懵皆是無知之兒也案賈本亦作懵眚氓情一聲之轉說文讀氓若育蓋亦以聲兼義賈子大政下篇亦云民之爲言瞑也萌之爲言盲也賈子以盲詰萌與許以盲詰氓正同此注懵當從陸所載別本作憊爲正說文心部云憊不明也爾雅釋訓云憊憊惛惛也彼釋文亦云憊字或作憊鄭以憊釋氓而訓爲無知貌與說文爾雅訓義及廣雅眚癡賈子萌盲之詰並通又案民爲兆民四民之通名眚氓字通並爲田野農民之專稱故說文訓眚爲田民田必在野故國策秦

策高注云野民曰氓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氓野人之稱田野
必在國外故此經六遂以外之民稱氓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
三蒼云邊人曰氓墨子尚賢上篇云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四
鄙卽邊邑在甸外者也又古制凡外來新民皆於六遂外之公
邑受田故亦謂之氓旅師新阡是也通言之氓亦謂之民故此
經與旅師並氓民錯出旅師云以質劑致民卽此經以下劑致
氓也毛詩衛風氓傳及說文亦以民訓氓偶未別白言之耳云
致猶會也者說文文部云致送詣也廣雅釋詁云致會至也此
會字釋文音古外反旅師以質劑致民注亦釋致爲會賈彼疏
以會計爲釋鄭意或當如是蓋致本有會聚之義會聚則可會
計故又引申爲會計之會也云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者賈疏

云卽此下文夫一廛以下是也云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者卽小司徒云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是也遂地雖亦有家七人受上地家六人受中地其會計之時則皆以家二人任之是以下地爲率減於六鄉也賈疏云對六鄉之中其家一人爲正率已下皆爲羨卒此六遂之中家一人爲正卒第二者爲羨卒自外並爲餘夫家取二人爲下劑致阡也惠士奇云六鄉役民以上劑六遂役民以下劑劑者州里之役要而司空之辟也案惠說是也劑卽徒役之凡要以所任之多少爲上下故鄉師謂之役要要劑名異而義同但鄭訓致爲會計於經義究似未協竊疑致阡當與大司徒致萬民小司徒致民義同彼致民先鄭注訓爲徵召會聚是也下劑致阡謂依下等

役法徵聚遂徒輕其力役以惠遠也云樂昏勸其昏姻也者呂氏春秋爲徵篇高注云勸樂也是樂勸義同謂勸成其昏姻便之相愛樂也云如媒氏會男女者媒氏職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遂官亦以是令民也云擾順也者太宰注云擾猶馴也馴順字通書皋陶謨擾而毅僞孔傳亦云擾順也昏姻相樂則民和順故云擾民賈疏謂順民意失之云時器鑄作未耜錢鑄之屬者詩周頌臣工篇耜乃錢鑄毛傳云錢錢錢鑄此與耒耜皆田器鑄金爲之以供歲時之用故謂之時器遂大夫又謂之稼器考工記段氏爲鐸器亦卽此也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者詩周頌載芣篇侯彊侯以毛傳云彊彊力也以用也鄭箋云彊有餘力者引周禮日以彊予任民以謂用民今時儻

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孔疏云疆有餘力謂其人疆壯
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使佐助他事者也案據注及詩箋疏說
蓋謂凡民一夫受百畝之田其疆有餘力者則不以百畝爲限
當於百畝之外復予之田若餘夫受田之比也若然則授田有
通常制於經亦別無可徵未知塙否竊疑疆予當爲治田之人
有餘力官勸其相佐助而耕者馬瑞辰謂此疆予卽遂師之巡
其稼穡而移用其民其說近是馬氏又謂此予亦卽詩之侯以
予以古通用予卽謂傭賃也莊有可說同此與鄭釋詩禮義並
不同而亦可通若然疆謂農民自相助予殆卽閭民受庸治田
若國語晉語所謂隸農者或亦任民之一端與又案詩箋宋本
疆作強疑此注例用今字亦當作強詳草人疏云政讀爲征者

詳小宰疏云土均掌均平其稅者土均云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政讀爲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案六遂及公邑之稅均人均之邦國都鄙之稅土均均之但均人與土均官異而同用大司徒土均之法故鄭通言之非謂土均得內掌六遂也云鄭大夫讀耒爲耜杜子春讀耒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者里宰云以歲時合耒于耒司農子春注義與此同孟子滕文公篇云助者藉也案大夫子春並據里宰合耒爲說耒藉助聲義並相近而耒从助得聲於義尤切故杜讀爲助後鄭亦從之也段玉裁云此可不易其字直云耒藉也助也合於詁訓之法說文耒部耒字下曰殷人七十而耒耒藉稅也從來助聲引周禮曰與耒利耒耒字下曰古者使民如借故

謂之藉然則藉藉一字也許君以藉訓耨勝於杜鄭之易字許
先稱商人七十而耨釋之日藉稅也者此發明孟子之義孟子
言稅法也後引周禮者周禮之興耨不言稅但謂民人自相借
力佐助故許君以爲引申之義詒讓案許蓋亦釋此耨爲藉與
鄭大夫說同故引此文爲證官借民力以治田與民自相借以
耨耕事異而義同也謂起民人令相佐助亦杜說里宰注可證
賁以爲後鄭說誤爾雅釋言云興起也又小爾雅廣詁云助佐
也故杜釋爲起民人相佐助也江永云此卽旅師驪興發耨粟
頒之於民施其惠散其利至秋而歛之者也若里宰以歲時合
耨于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此當在以時器勸甿之中農民最
患無蓋藏秋歛之粟厯冬及春已欲盡東作方興室如懸磬數

口之家嗷嗷苦饑將稱貸於兼并之家則有倍稱之息至秋而
斂僅足以償曾未幾時而又告匱矣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安能
比戶如此哉故令野有勸粟之法豫爲之儲旅師聚之又兼屋
粟開粟以益之其用之也春頒而秋斂并不令其出息於是農
人無半歲之饑田功無荒廢之患而餘一餘三之積亦由此基
之此大有利於田畝之事故此職特言以興勸利毗在時器勸
毗之先正是旅師春頒出粟以散利之事若其春耕已不足雖
欲以時器勸之亦不能枵腹而秉耒矣案依江說則此興常如
旅師注縣官徵聚物曰興之義興勸利毗亦與彼職興積散利
文相應於義似較長也互詳里宰旅師疏辨其野之土上地中
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

中地夫一廛田百畊萊百畊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畊
萊二百畊餘夫亦如之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
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楊子
雲有田一廛謂百畊之居也立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畊
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者
所以饒遠也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疏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者此六遂受地之制也
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此言六鄉亦爲溝洫也實則三
等田萊之制鄉亦當與遂同其大司徒都鄙井牧之法則以不
易一易再易爲三等而不易之田家百畊無萊與此少異載師
縣師及此注又以三等田萊爲都鄙之制非也賈疏云此據在

六遂之中爲野故以野言之此直言上中下地亦當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也云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者沈彤云大司徒之類田於都鄙也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遂人之類田於野也中地田百晦而萊百晦卽一易之晦數也下地田百晦而萊二百晦卽再易之晦數也唯上地田百晦而萊五十晦乃與不易之晦數異而康成則謂其有所饒考諸大司馬之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夫食者參之二謂三分百五十晦而歲種其二也食者半謂歲種二百晦者半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晦者一也歲種二百晦之半三百晦之一固皆百晦也三分百五十晦而歲種其二亦曷嘗饒於

不易之晦數哉抑百五十晦而歲種其三之二則歲休其一也
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歲而不易
連二歲其地特稍遜於皆不易者耳此又上地與不易者之等
所以異而同者也王鳴盛云載師疏鄭志荅張逸六遂之民上
地家百晦萊五十晦中地田百晦萊百晦下地田百晦萊二百
晦相通三夫六百五十晦又三分去一之法十八當餘十二遂
地以有五十晦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則甸地共十二
同內六遂二同五十成二十二萬五千夫十八分而去五得十
六萬二千五百夫六遂七萬五千家通率六家而受十三夫則
受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之地也下劑致社可得十五萬人

注云萊謂休不耕者者縣師注義同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

而賦之田者戶以一夫一婦爲率所謂夫家也其所賦之田百畝卽謂之夫云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者此據漢書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釋經餘夫亦如之謂一家之中正夫止一人正夫之外若有子弟任耕種者口數羨多是爲餘夫凡餘夫一人亦受此一夫所賦百畝之田是餘夫與正夫等也後鄭亦同此義故載師注亦引漢志爲釋孟子滕文公篇則云餘夫二十五畝不云亦受百畝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及後漢書劉寵傳李注引春秋井田記並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亦率受田二十五畝與孟子說同賈載師疏謂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妻故受二十五畝若三

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以調停孟子及二鄭之說今案孟子趙
注云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
畝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
下之制也趙說較二鄭及班志爲長陳祥道申趙說云餘夫之
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旣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
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所謂如之者如
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王鳴
盛云陳解甚確蓋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十二畝半中地田二十
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也莊存與云
餘夫亦如之者據餘夫應受之地而亦配以萊也若云別有田
有廬則與正農無異何爲餘夫案陳王莊三說並足申趙義方

周禮正義

禮二十九

十一

五百四十八

苞姜兆錫金鶚說亦同但餘夫之名與正夫皆起於一夫一婦
凡十五以上未授室者小司徒通謂之餘子而不得爲餘夫參
校漢志及鄭何說餘夫皆專據已授室之子弟言之蓋一家五
口除母妻外男子止有三人本身已受田父老旣不任耕子少
又未授室必子已長及有壯弟乃爲餘夫漢志衆男亦不外此
趙氏兼舉老小說殊未審又此餘夫之田當與正夫同以率輸
稅趙氏注王制夫圭田無征之文謂餘夫與圭田皆不出征賦
則非王制義尤不足據國語魯語韋注又云三十者受田百畝
二十者受五十畝此蓋以二十者爲餘夫與賈說同而受田之
數復異亦非也又案小司徒計口授田之法上地家七人中地
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依漢志及先鄭趙邠卿說則無論上中下

地皆家一人受正田其餘男子任耕者悉爲餘夫別受田是餘夫卽在七人六人五人之內而受田則在正田之外也依何邵公說則以五口爲一家蓋舉下地爲率五口之外衆男乃爲餘夫以是推之似上地家七口中地家六口其餘夫亦必在七口六口之外二說少異金鶚云小司徒所謂家七人家六人正合子弟計之蓋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於百畝之田詩所謂侯亞侯旅是也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羨卒卽餘夫也羨卒在家七人之中其不受百畝之田可知矣案金謂餘夫卽羨卒在家七人之內是也但羨卒雖不受百畝之正田而得受二十五畝之餘田蓋羨卒者別於正卒之言餘夫者亦別於正夫而言也正卒必年三十受兵

而家以一人爲斷正夫亦然則所謂餘夫者亦必二十以上有
室而後受餘田又必至三十別爲戶而後得爲正夫受正田可
知矣若然經餘夫當有二一爲二十九以下有室而未任受兵
者一爲家已有一人爲正卒年三十以上不別爲戶者二者皆
當從父兄之爲正卒者爲戶則必在五入六人七人之內可知
何說五口通父母妻子餘夫在其外亦謂子幼不得爲餘夫耳
若子長至二十已有室與羨卒耦作之列豈得因其在五口之
內而不授以二十五畝之田乎然則何說與先鄭說亦可互通
不容混也互詳載師疏云廛居也者說文廛部云廛二畝半也
一家之居方言云廛厠也東齊海岱之間或曰廛毛詩魏風伐
檀傳云一夫之居曰廛案先鄭所謂廛者謂夫受田百畝於中

爲居所謂二畝半爲廬舍者也依後鄭義則六遂無公田又不從廬舍二畝半之說詳匠人疏云楊子雲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居也者漢書楊雄傳述雄自序云楊氏漢元鼎間避仇讎江上處嵒山之陽日郭有田一壥有宅一區顏注引晉灼云周禮上地夫一廬一百畝也案壥卽廬字先鄭蓋謂此經夫一廬謂田中之居楊雄有田一廬直謂田百畝二者雖異然亦以古制田百畝而中有廬因謂百畝之田爲一廬義足相證故舉以爲況也云立謂廬城邑之居者破先鄭居在田中之說知廬在城邑者卽載師云以廬里任國中之地是也但此廬里不在國城之中城邑者泛指六遂之城邑言之孟子滕文公篇許行曰願受一廬而爲氓蓋凡受宅者皆一廬矣互詳敘官及載師疏賈疏

云此經上中下地皆云夫一廛田百畝百畝與一廛別言之則此廛與廛人皆謂廛綿於其中則此乃是廛里任國中之地一也不得同爲百畝之田詩所云三百廛今者自是三百家之稅故亦廛表稅也云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者詳載師疏孟子桑下無麻字呂飛鵬云此及載師閭師疏皆較孟子增一麻字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論讓案載師注引亦無麻此疑後鄭所加引此者證廛卽五畝之宅破先鄭百畝之居之說也荀子大畧篇亦云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與孟子義同後鄭意五畝之宅皆在城邑中孟子趙注則據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爲說後鄭所不取詳匠人疏云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

有萊皆所以饒遠也者賈疏云經餘夫亦如之則餘夫皆有田有廬是餘夫奇別更受廬備後離居之法故奇受一廬也對六鄉不言餘夫之廬上地又無萊故云皆所以饒遠也李鍾倫云鄭以六鄉餘夫不別受廬又上地不復加萊據大司徒造都鄙注不易一易再易卽此上中下地彼不言餘夫亦如之又無萊五十畝此法見於司徒而司徒主六鄉故以爲鄉之田制如此然彼實都鄙法鄉當從遂鄭於田法軍法旣以鄉遂爲類矣而又以鄉與都鄙爲一法何也案李說是也鄭謂此上田有萊等爲甸稍縣都之通制故云饒遠縣鄭注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亦以郊外之遠對郊內之近言之然三等田萊之法鄉遂制實同而都鄙公邑則異此以有萊者爲郊外六遂及

都鄙之制而以不易一易再易三等爲六鄉之制與大司徒經文及小司徒注義並相戾詳載師縣師疏又案後鄭以經云亦如之蒙上廛田爲文故謂餘夫奇受一廛然春秋孟子漢志及先鄭何趙諸儒說並止謂餘夫受田不云受廛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云君子之爲弟也近市無買在田無野盧注云田無廛也則子弟不得與父兄同受廛明矣經云如者亦止謂田萊耳後鄭始誤會非經義也云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者亦證廛在城邑也漢書食貨志云王莽以周官稅民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案莽制卽放載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法爲之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

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
二鄰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
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洫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
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
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
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畛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
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
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疏凡治
野者王念孫云野下原有田字於田中設五溝五涂以治之故
曰治野田凡治野三字已見上文此文自作凡治野田與上文
不同自唐石經始脫田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周頌噫嘻箋及魯

周禮正義

禮二十九

十五

楚學子問本

五百四十八

頌駟正義引此並作凡治野田噫嘻正義釋之云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案王說是也此記六遂治溝洫以制地之制也六鄉之制亦同惟都鄙公邑制井田與此異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者賈疏云已下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可以通道向都及國城也程瑤田云遂人之不爲井田確有可證周頌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爲耦駿發曰私是不畫井無公田之法也耦曰十千是萬夫之證也里曰三十是萬夫之田方三十三里又少半里舉成數之證也 注云十夫二鄰之田者以下並以家授田一夫計之明授田與制邑夫家數必相應故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上文一夫授田百畝是一夫卽一家所受六遂五家爲

鄰二鄰爲聯則有十家論語所謂十室之邑是也居同邑耕同
野故十夫爲二鄰之田凡十夫爲田千晦不成方其長十萬步
云百夫一鄰之田者百家爲鄣其邑百室受田百夫故云一鄣
之田凡百夫爲田萬晦方十萬步云千夫二鄰之田者五百家
爲鄣二鄰爲聯則有千家論語所謂千室之邑是也千室受田
千夫故千夫爲二鄰之田凡千夫爲田十萬晦亦不成方其長
千萬步云萬夫四縣之田者二千五百家爲縣其邑萬室受田
萬夫故云四縣之田凡萬夫爲田百萬晦方千萬步此並據遂
人治六遂而言若鄰之田制與遂同則十夫爲二比之田百夫
爲一族之田千夫爲二黨之田萬夫爲四州之田故詩周頌良
耜云以開百室鄭箋云百室一族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閼而耕

入必其族中而居百室之田卽百夫故得其一澮也云遂溝澮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者卽司險所謂五溝也匠人注云遂者夫開小溝說文水部云溝水澮廣四尺深四尺澮十里爲成成開廣八尺深入尺謂之澮又《部》云《部》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廣》二尋深二仞又川部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部》距川言深《部》之水會爲川也案澮卽《部》之借字遂亦作術月令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遂小溝也澮字又作減毛詩文王有聲篇築城伊減傳云減成溝也此五者散文通謂之溝亦謂之澮左襄十年傳鄭子駟爲田澮又三十一年傳云田有封澮杜注云澮田畔溝也是也通水於川卽小司徒注云溝澮爲除水害是也論語學而皇疏云畝度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爲溝

通水流水狀狀然因名曰狀也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
深有溝洫也釋名云田閒之水曰溝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程
瑤田云禹之治水也濬陂濬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
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く二水爲ㄣ衆爲
爲川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
以盡疏濬之理於是由川而濬又等而增之而洫而溝而遂乃
以承夫百晦中之陂然後一旦雨集以太受小遞相承焉不崇
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陂者名之以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
故遂之曷爲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溝構也縱
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洫字從血以洫承溝謂是血
脈之流通也濬會也會上衆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

周禮正義

禮二十九

十七

禮記卷之六

五百四十六

之性情而不使有泛溢之害也云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澮倍
溝澮廣二尋深二仞者並依匠人文爲說澮廣深亦倍澮而依
彼文云廣二尋深二仞不云倍者鄭說仞爲七尺則二仞爲丈
有四尺與廣不相等其說非也詳彼疏賈疏云此雖溝澮法與
井田異制其遂溝澮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
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云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
也者卽司險所謂五涂也說文彳部云徑步道也田部云畛井
田閒陌也是部云道所行道也是部云路道也釋名釋道云徑
經也人所經由也涂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道路也路露也言
人所踐蹈而露見也詩周頌載芣于耦其耜徂隰徂畛毛傳云
畛場也鄭箋云畛謂舊田有徑路也鄭言此者欲見五涂向外

則達於畿向內則通於國都也此徑畛等卽所謂阡陌都鄙井田之涂亦同故說文以畛爲井田閒陌散文涂道路亦通稱孔廣森云楚國以畛記田故楚辭曰田邑千畛戰國策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殆因周十夫有溝其徑名畛遂謂十夫之地千畛爲畛歟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者賈疏云此川上有路差之凡道皆有三塗川上之路則容三軌道容二軌塗容一軌軌皆廣八尺其畛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六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徑是以春秋有牽牛蹊蹊卽徑也詒讓案徑容牛馬故說文謂之步道鄭月令注亦云步道曰徑明才容徒行不容車也畛容大車者鄭依車人說大車徹廣六尺則畛廣六尺侈於溝二尺也說文

田部云畝兩陌間道也廣六尺許說畝與此畛廣正同涂容乘車一軌者依匠人注說乘車軌廣八尺則涂廣一尋與漚正同廣於畛二尺也道廣二尋與漚正同倍於涂也路廣三尋廣於道三之一也惟徑之度無可考以次減之徑其廣四尺侈於遂二尺與知徑非廣二尺與遂廣同者周尺一尺校今尺不及八寸二尺止一尺六寸弱於度太狹不足以容牛馬以畛之廣侈於溝二尺例之則徑廣亦不必正與遂同也鄭釋五涂廣度於衰分不誤唯車人大車徹廣疑當作八尺則畛廣六尺尙未能容大車耳詳彼疏又凡鄭所云容大車乘車幾軌者必容方軌並行若必適如每軌八尺之數則方軌並行不能無擊互之患蓋此注及匠人說道涂之廣凡度以軌者皆主築治之地而言

至道涂兩旁既臨溝田必非隋厓斗絕自當留不築治之餘地
以爲隱固故二軌之道兩車往來足相容讓但餘地之廣既不
占正軌之度則當隨地勢爲之不可豫定尺寸故注不備論耳
云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者明此五涂與五溝相並而匠人
野涂則爲野之大路二者小異但都之野涂不過三軌此川上
之路亦三軌與彼畧同也其郊甸之野涂則五軌廣於川路二
軌賈疏云案匠人云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鄭
注云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
三軌彼注亦與此注同皆以爲都之野涂與環涂同依內則云
道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是以鄭解川上之路
及都之野涂皆容三軌也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者詩

周禮正義

禮二十九

十九

楚學記本

五百四十六

周頌噫嘻箋義同孔疏云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之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賈疏云此解經萬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洫一洫百夫十洫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治揔而言之則萬夫矣故云萬夫者三十三里少半里矣云九而方一同者同方百里里有九夫一同有九萬夫此云萬夫有川以九乘之與一同夫里之數正相等但溝洫之體不同耳賈疏云案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畝以至方百百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彼井田法溝洫稀少而云同此雖溝洫法溝洫稠多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

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澠從滄橫九滄而川周其外焉者賈疏云
案詩有今適南畝又云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
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於東
畔爲南北之澠十澠則於南畔爲橫滄九滄則於四畔爲大川
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滄耳此川與匠人滄水所
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程瑤田云畝長畝也一
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北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
也南畝故畝橫畝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閒
夫閒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
不可謂二十夫之閒故變言夫閒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澠澠之
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澠也澠之水

入澮澮長十倍於澮而橫沃十澮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耶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案程說是也縣制南東各視其土宜爲之向晦則賦橫遂從溝橫澮從澮橫澮從東晦則賦從遂橫溝從澮橫澮從川橫五涂之從橫與五溝同鄭止圖南晦者以東晦與南晦從橫正相反可以類推也至萬夫有川鄭謂九澮而川周其四旁程則謂十澮而川流其一面蓋鄭意萬夫之田縱橫皆有二川夾注其外故中止容九澮若爲十澮則當羨千夫之田於數不合也然如鄭說萬夫九澮則其一面近川

千夫十澮遂無所入之澮若以十澮之水徑注於川則五溝皆
由小注大由淺注深以次灌輸斷無十澮越澮而注川之理至
萬夫之川一面爲之已足承十澮之水若四周爲川則占地遽
增三倍而又無益於用其誤殆無疑矣詩周頌噫嘻疏又謂遂
溝澮皆以九積數蓋襲鄭九澮之說而誤益甚矣又案遂人之
溝澮以十積數爲鄉遂不井之田溝澮之制匠人之溝澮以八
積數爲都鄙井田溝澮之制其形體之異互詳匠人疏又案遂
從在夫閒長竟一夫凡六十丈也溝橫承十遂其長十倍於遂
竟十夫凡六百丈加以十遂二丈十徑四丈通六百零六丈爲
一溝之長澮從與十溝爲方積百夫長亦竟十夫六百丈加以
十溝四丈十畛六丈通六百一十丈爲一澮之長溝橫承十澮

其長十倍於洫竟百夫六千丈加以十洫十涂共十六丈又加百遂百徑六十丈通六千零七十六丈爲一澮之長川從與十澮爲方積萬夫長亦竟百夫六千丈加以十澮十道共三十二丈又加百溝百畛共百丈通六千一百三十二丈爲一川之長川竟百夫六千丈卽三十三里少半里也云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者此言六遂受地之法亦據王制三分去一之率通計之也鄉遂皆爲不井之地故同用此法其都鄙制井田則所去不止三分之一詳小司徒載師疏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遂人主六遂與司徒主六鄉同唯在二百里以內今經云以達于畿明畿以內之中雖有都鄙作井田

之法遂人亦盡主其地公邑之中爲溝洫之法與鄉遂同遂人盡主之可知也案公邑亦當爲井田賈依鄭說謂公邑爲溝洫誤也經言以達於畿者明道路四達無阻耳非謂遂人溝洫之制達於五百里之疆地也詳匠人疏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登成也猶定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施讀爲弛職謂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衡虞之職使民爲其事也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貢九貢也賦九賦也政役出土徒役疏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者謂四時小案比也蓋亦以國比之法行之與六鄉同制云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者猶小司徒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

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也六達征役之法與六鄉畧同據鄉大夫經舍征之法老幼廢疾之外尚有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之屬經不具言故更以其施舍者通該之鄉師國比之法又云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遂師亦然此及小司徒並不云可任者亦文不具也 注云登成也猶定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施讀爲弛者小司徒注義並同凡經云施舍者注並讀爲弛舍詳小宰疏云職謂民九職也者九職見大宰此卽大司徒載師之地職是也賈疏云以其頒職而作事是民之九職使之作事而遣出九貢也云分其農牧衡虞之職使民爲其事也者說文支部云攷分也頒卽攷之借字象胥注云作使也鄭意經作事卽大司徒之土事小司徒之地事是也農

牧衡虞亦約舉九職之三與載師地職注義同云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者謂經云職事卽是分職使民爲其事職事相貫而載師則以地職與地事分舉明是互文見義實無二事也賈疏謂彼云物地事不云貢此云令貢賦不云物地事地事與貢賦相互非鄭伯也云貢九貢也者據閭師任民之貢有九亦卽大司徒之地貢是也九貢卽大宰九職所出而彼職之九貢則與土均之地貢並爲邦國貢與此異也云賦九賦者據大宰九賦三曰邦甸之賦卽六遂及公邑所出其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甸遂亦有之是則不備九賦鄭通言之耳云政役出土徒役者政亦當讀爲征與小司徒之征役及均人力政義同賈疏云卽上注遂之單注如六鄉者是也若起野役則令各帥

周禮正義

禮二十九

五百四十八

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疏若起野役者猶後云六遂之役不云六遂者容甸以外公邑之役亦治之賈疏云若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也云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賈疏云謂令縣正已下縣正云若將用野民帥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沈彤云野公邑官亦包之詒讓案遂吏帥民而至亦致之於司空與鄉師大役帥民徒事同云以遂之太旗致之者依司常大閼云帥都建旗大司馬治兵云軍吏載旗攷彼二經帥爲軍將都爲大小都之長軍吏爲六軍諸將帥咸與遂吏無涉唯鄭注司常帥都云六鄉六遂大夫也而大司馬云帥都載旌注又專主遂大夫爲釋

其說實不塙依經義遂大夫當在大司馬郊野載旛中又爵爲中大夫則尤不得建大旗之旛而此云遂之大旗者蓋義取期民以旗表事故不依遂吏建旗恒法敘官注云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鄉師時田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六遂爲六鄉之副故起野役亦同用大旗也此與司常大司馬建旗敘爵不同詳大司徒疏賈疏云以其遂人雖是大夫合用鳥隼之旗致衆今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致衆得用熊虎爲旗也案賈說本鄉師注義未塙詳彼疏 注云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者小宰注云役謂發兵起徒役也又小司徒注云役功力之事闡胥注云役田役也是師田及他功作起徒役之事通謂之役遂師大喪亦云道野役是也賈疏云以其縣正所云川野民師田

周禮正義 禮二十九

五百四十八

行役移執事爲此事致之明此役與彼同其云功作則移執事之等是也云遂之大旗熊虎者據司常九旗熊虎爲旗案此遂之大旗蓋卽熊旗之旗聶崇義云四旗詳大司徒司常疏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屬疏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者此官掌令遂師其野牲令委人共野職也若然野牲言其亦令之野職言令亦共之皆互文見義 注云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者野牲卽九職中藪牧所養之鳥獸其在遂地者則遂師共之遂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是也賈疏云謂牛羊豕在六遂者故曰野牲牧人云掌牧大牲以共祭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人以待事也云野職薪炭之屬者此野職唯據祭祀所用故知薪炭之屬與遂師云入

野職于玉府者爲貨賄異也賈疏云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下
委人云掌斂野之賦又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蓄聚之物言
之屬者兼此諸物也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委積於廬宿市
疏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者此贊大小司徒也賈疏云案大
司徒云令野修道委積彼謂摠令遣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
之是亦令遣人也案賈據大司徒注義方苞蔣載康謂修道當
令野廬氏二說相兼乃備詳彼疏又案此野道卽遣人云國野
之道蓋通咳匠人野涂五軌及甸以外公邑采邑野涂三軌凡
賓客往來所出道路此官並令修之與上文野田五涂異也
注云委積於廬宿市者並據遣人文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
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

周禮正義

禮二十九

玉

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八

事及窆也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洫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卽遠相終始也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送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備皆葬下棺也聲相似疏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者大喪亦謂王及后之喪知不關世子者世子喪當用諸侯禮不得備六綦也云及葬帥而屬六綦者謂葬載及窆時以索舉樞亦帥遂役屬著舉下之也云及窆陳役者釋文作及窆云劉昌綢反穿也本作窆威彼驗反與注相應阮元云陸從劉昌宗作窆與注平當從威衰本作窆今本是也段玉裁云劉本大誤與注不相應或云注有給墓上事及窆之文然窆爲穿

地窆爲下棺事各不同致役爲墓上事及窆陳役爲窆蓋六遂分任其役也案阮段說是也此云及窆陳役猶遂師云及抱窆磨也劉陸本蓋涉注文而誤注云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者賈疏云以其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故知致役給墓上墓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畧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主六鄉以其地官之卿掌徒庶之役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紼舉棺索也者紼與縵同白虎通義崩薨篇云縵者所以牽持棺者也雜記注云紼引同耳廟中日紼在塗曰引棺弓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云車曰引棺曰紼喪大記言葬用輜四紼注云在棺曰紼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

紼既夕禮注云引所以引柩車在輜輶曰紼左宣八年傳冬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蕭杜注云郭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孔疏云禮葬字或作紼或作紼繩之別名也紼者所以引柩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輜車以備火災有災則引柩以避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案孔說是也統數諸經注蓋紼與引同爲大索以麻爲之柩殯於廟時則繫於輜車以備遷舉及將葬載柩於車時亦以紼舉而載之既至壙又以紼繫於輜車舉而下窆也析言之則在廟在壙舉柩之索謂之紼在道引車之索謂之引引屬於柩車之輜紼屬於輜車其用不同故大司徒注詁引爲引喪車索與此紼訓舉棺索異通言之則紼引同物故既夕及雜記並以紼引通稱先鄭大史注云引六紼曲禮

注孔本亦云綽引車索是也釋名釋喪制云從前引之曰緇緇發也發車使前也縣下壙曰綽綽捋也徐徐捋下之也案劉釋綽爲發車使前亦卽以引爲綽其所云縣下壙曰綽乃正是禮注之綽綽綽字通故喪大記注亦云綽或爲率率卽綽也云葬舉棺者謂載輿說時也者載謂舉棺載於輿車既夕禮遷祖正輿後云乃載注云乃舉輿卻下而載之是也說謂說下棺於地既夕在廟載及至壙兩云屬引後引卽綽故注云於是說載除節更屬引於緇耳是也二者一升一降並當舉棺故皆用綽詳喪祝疏云用綽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者賈疏云案雜記諸侯執綽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此約之天子千人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案檀弓孔疏引何胤說與鄭賈同白虎通義崩薨

篇說天子之制云臣子更執紼晝夜常百一十二人御覽禮儀部引作千二百人義較今本爲長蓋鄭據倍諸侯數班據王禮之大數說雖異義並得通至呂氏春秋節喪篇云世俗之行喪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此則戰國之役制不足以證禮也云陳役者主陳列之耳者司市注云陳猶列也賈疏云以其經云及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千人執紼者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云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者鄉師云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言此者明三官相與爲官聯非遂人所專治也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卽遠相終始也者賈疏云知義然者案大司徒職云大喪

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綽及窆陳役鄭據此二文言之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啟朝爲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屬六綽則六遂爲終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爲始至塋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爲終以二處合自其爲終始故云卽還相終始也是以大司徒注云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綽也論議案檀弓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還也此注卽據彼文正棺謂正柩於兩楹之間詳小司徒疏啟謂啟殯朝謂朝祖並詳喪風疏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儻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者鄉師大僕注義並同聲相似者謂窆封儻二字聲類並相近儻舊本並作塋宋本作儻葉鈔

釋文同今據改案正字當作墾借作側墾備皆謬並詳鄉師疏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
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
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施讀亦弛也經牧制田界
與井也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稅之事疏各掌其遂
之政令戒禁者賈疏云以遂師下大夫四人所掌六遂亦如鄉
師主六鄉亦二人共主三遂故云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云以
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者卽四
時小案比之事亦當以國比之法治之與鄉師同賈疏云已下
皆如鄉師之職但鄉師云輦又云老幼貴賤廢疾此不言之此

云經牧其田野之等彼不言之皆是互換爲義故設文不同也
云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者大宰九賦章注引此職文作
以徵其財征疑此脫其字任之謂授職事作徒役凡任民之事
皆是財征則兼九功民職之力征九賦田野之地征言之二者
皆有財賄亦皆校計民數田數而爲徵令也賈疏云任之據人
民之數徵財征據田野之數未析云作役事則聽其治訟者唐
石經作上有以字各本並無案疏述經無以字以文義校之亦
不當有今從宋本賈疏云役事中可兼軍役田獵功作之等皆
聽其治訟也江永云遂師遂大夫縣正皆聽治訟其訟獄之大
者遂士聽斷之 注云施讀亦弛也者大司徒注義同段玉裁
云亦者亦遂人職而言阮元云亦下當脫爲遂大夫士均注云

施讀亦爲弛也可證云經牧制田界與井也者經訓界與遂人經田野義同牧卽井牧詳小司徒疏賈疏云但六遂用溝洫法上文所云者是今以爲制界與井也又爲井田法者以其遂人兼掌采地故上云掌野鄭兼言稍縣都以采地有井田法故此經云經牧其田野與小司徒文同故鄭亦兼言井也案遂人兼掌甸以外公邑公邑亦制井田也鄭賈謂公邑用溝洫法非是詳匠人疏云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者卽遂人上中下地三等田萊每年各有當耕之田也江永云衍沃隰皋可食者也京陵洧鹵之類不可食案江說是也爾雅釋地云可食者曰原郭注云可種穀給食是可食卽謂可耕之地通三等田萊言之非必當年所耕也惟磽确不可耕者乃爲不可食詳大司徒疏云

財征賦稅之事者小宰注云政謂賦也字或作征又大司徒注云征稅也賈疏云征是賦稅則是地稅故云財征賦稅之事也雖以地稅爲正其中亦兼有口率出泉也案此財征當通九賦九職而言賈分征屬賦稅財屬地稅固非又以賦稅爲口泉亦沿大宰九賦注之誤周法無口泉詳大宰疏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疏注云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者移迤之段字廣雅釋詁云移轉也漢書食貨志云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所謂救時急事也農事急迫之時民力有不給者則移其力之有餘者使轉相佐助卽遂人所謂以彊予任毗與大司徒移民事異也管子

山國軌篇云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
斂實冬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卽經所謂時事也云四時
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者賈疏云其地有宜早種早收
有宜晚種晚收故云晚早不同云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者
天期有寒溫地澤有枯潤風雨有緩驟皆須趣時而畢事也凡
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審亦聽也疏凡國祭祀審其誓戒
者賈疏云案冢宰職云大祭祀掌百官之誓戒大司寇泄誓百
官并戒百族此官主審其戒戒遂之民故不同也云共其野牲
者謂受令於遂人而取六遂以外數牧所養之牲而共之委人
注說野賦云其牧則遂師以共野牲是也 注云審亦聽也者
亦上文聽其治訟而言說文山部云冢悉也知冢誦也重文審

篆文宋从番鄉師注云聽謂平察之爾雅釋詁云察審也是審
聽同爲平察之義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
九賦中玉府之用者疏注云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者賈
疏云野職謂民九職之貢野賦謂民九賦自邦甸家稍縣都之
等口率出泉以其在遠郊之外故皆以野言之也詒讓案野職
者六遂中九職之民貢也野賦者九賦邦甸之賦也委人掌斂
野之賦注謂野之工商嬪婦之賦遂師以入玉宮波經注雖云
野賦實據九職之貢言之與此小異凡貢賦以泉穀財物爲正
或不出正貢賦而以他物當之若角人羽人掌葛所征之物以
當邦賦是也鄒以正貢賦穀物當入廩人泉布當入外府泉府
鳥獸草木當入膳府等不必皆入玉府故兼當貢賦之物言之

凡九賦皆地稅鄭賈以爲口率出泉則失之云中玉府之用者
者明野職野賦不盡其玉府此官唯選其中用者入之也賈疏
云亦是遂師自當徵其穀稅泉以入大府分之眾府也若然案
大府職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入於玉府彼入於玉府
者是式貢之餘財財之美者由大府乃入玉府此徑入玉府此
非財之美不堪王之玩好者也案賈說非鄭意也職賦中泉穀
等自入大府此官但擇中王服御器物之用者入玉府耳賈乃
謂非財之美者誤矣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巡其道修行
治道路也故書庀爲比鄭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疏賓客則
巡其道修庀其委積者釋文出庀其二字云又作庀段玉裁云
說文有庇無庀疑庇庀一字也如妣穉作妣案段說近是此亦

贊大小司徒而與野廬氏遣人爲官聯也賈疏云大司徒云野
修道委積據國外日野在六鄉之中者此據六遂之中者 注
云巡其道修行治道路也者字固注云巡行也廣雅釋詁云修
治也道修卽遂人之令修野道野廬氏之修除道路蓋野廬氏
修之此官則巡行董趣之云故書庀爲比鄰司農云比讀爲庀
者本職後注及春官世婦大胥先鄭讀並同徐養原云當以庇
爲正庀俗體比則庇之省文云庀具也者小爾雅廣詁文春官
世婦及大胥大司馬注並同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
及窆抱磨其巨籠及蜃車之役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
徒也幄帟先所以爲葬之閒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
也巨籠之役窆復土也其器曰籠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

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墳乃說更復載以龍輶蜃
禮記或作樽或作軫役謂執紼者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立
謂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疏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以幄
帟先者與幕人爲官聯也先謂先柩行至墓豫張設之云及窆
抱磨者抱卽衰之借字說文衣部云衰喪也國策秦策高注云
抱持也賈疏云及至也謂柩車至墳窆下棺也下棺之時遂師
帥其執紼者之人名歷適而校數之也云其丘龍及蜃車之役
者役卽上野役此蒙丘龍蜃車二者爲文丘龍以取土蜃車以
載柩二者皆須徒役此官則於所作野役中簡選以共之賈疏
云土曰丘謂其爲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蜃車之役謂在祖廟中

將行其蜃車以載柩之役人也案賈意蓋謂其役并其龍車之
器今攷蜃車卽巾車柩路此王之柩路當亦巾車其之稍人注
謂王柩路遂人共之非也又廟中將行載柩屬六引當用鄉役
不當使遂官共之鄭雖謂遂出柩路而此注兩言執紼則自謂
共蜃車說載之役非在道引行之役也又巨龍似亦非遂官所
共賈疏說皆未塙詳後及稍人疏 注云使以幄帟先者大宰
也者賈疏云以其天官幕人掌其帷幕幄帟綬屬大宰故知使
幕人以幄帟先是大宰也詒讓案幄帟雖幕人所掌然但主其
張其奉而致之墓者仍是六遂徒役之事然則帥其屬者卽遂
帥自帥其所屬官及徒役特聽大宰之使令耳賈謂大宰使幕
人非經注意也云其餘司徒也者謂道野役以下諸事皆司徒

使遂師爲之大司徒云大喪耐六鄉之庶庶而治其政令稍人云大喪帥屬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是大喪之役事自鄉遂以至公邑司徒盡掌治之矣云幘帟先所以爲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者幕人注云帟在柩上此別爲神坐上亦有帟也幘則在旁賈疏云謂柩至塋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凶靈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幘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帟之承塵以爲神坐也云道野役帥以至墓也者賈疏云以其云導導是帥引之言故知從廟帥引往至墓所也云巨籠之役窆復土也者冢人云以爵等爲巨封之度又云及窆以度爲巨隧小宗伯注云窆謂葬穿塋也復土詳小司徒疏賈疏云窆謂穿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塋上土反復而爲巨壘

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其器曰籠者說文竹部云籠舉土器也
淮南子精神訓云負籠土高注云籠受土籠也云蜃車柅路也
者據巾車云小喪其隨路卽此蜃車也柅柅古今字互詳巾車
疏雅記孔疏云凡在路載柅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輜車
同故周禮遂師其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於階
例注云車載柅車周禮謂之蜃車是士用蜃車也雅記云大夫
載以輜車輜車卽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
云柅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者賈疏云謂
在祖廟中遂匠納車於階閤卻而上載之乃加帷荒帷卽柳
也四輪迫地而行卽輅車以二輪而貫四輪卽許氏說文云無
輻曰輅者也詒議案蜃車之制既夕記注云其車之輦狀如牀

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轆轤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軫爲輪又雜記注云軫崇蓋半乘車之輪據此則凡蜃車皆四輪輪崇三尺三寸故云迫地而行以其載枷故亦謂之柳車聶氏三禮圖引阮謨圖云柳車四輪一轅車長丈二尺廣四尺高五尺桺詳縫人疏又案據雜記注則凡桺車軫輪皆無輻雜記疏謂但大夫輜車不用輻則似天子諸侯蜃車有輻說與鄭違非也云行至境乃說更復載以龍輜者賈疏云以其天子諸侯殯時用輜車卽檀弓所云鼓塗龍輜天子之禮是也諸侯不龍其輅而已殯既用輜明葬時用輜可知詒讓案謂行時載桺以蜃車既至境說載乃更以龍輜載桺入隧檀弓注云天子殯以輜車畫輅爲龍鄭言此者欲見蜃車爲在道所用與輜車異亦見

經云蜃車之役實爲輶車之役以其由蜃車說下載之故通云
蜃車耳輶亦作輶說文車部云下棺車曰輶是也云蜃禮記或
作搏或作輶者搏舊本誤搏今據余本岳本宋注疏本正雜記
輶車注云輶讀爲輶或作搏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輶曰輪無輶
曰輶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輶聲相近其制同乎又喪
大記君葬用輶大夫葬用輶士葬用國車鄭注云大夫廢輶此
言輶非也輶皆當爲載以輶車之輶聲之誤也輶字或作輶是
以文誤爲國輶車輶車也既夕注亦云車載輶車周禮謂之蜃
車雜記謂之輶或作輶或作搏聲讀皆相附耳未聞孰正曾釗
云說文輶字注云蕃車下庫輪也既夕記雜記注說正與說文
庫車之說合則字實以輶爲正蜃輶輶皆聲近通用之字耳

云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非也案曾說是也鄭雜記注依別本讀輜爲輜又引許書以證其義則亦以輜車之正字當作輜凡蜃輜輜輜團諸字並輜之聲誤喪大記國車又團之形誤也然此注又不破蜃爲輜與雜記注異旣夕注亦謂蜃團輜傳聲讀相附未聞孰正蓋鄭自有兩解要當以雜記注爲塢詰矣又莊子達生篇云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釋文引司馬彪云豚猶豕也案莊子之豚楯當卽輜輜之異文呂氏春秋節喪篇云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輜亦卽載輜之輜車與龍輜異也云役謂執紼者者明與鄉役執引異卽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纁注謂載輜與說時是也凡王輅在殯在廟並載以龍輜至葬將行時說輜而載輜輜車至塋將窆又說蜃車復載於龍

輶以下窺其在輶載說之時並輶以六緇遂役執之其輶車行
在道六鄉役執六引非此官所共治也鄭司農云抱厯厯下車
也者說文手部云捫引取也重文抱捫或从包又石部云厯石
聲也厯下車義未詳攷方言云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輶輶車廣
雅釋器云維車謂之麻鹿墨子備戰傳篇有下厯車又備高臨
篇說連弩車之法云以厯鹿卷收厯鹿卽鹿盧語之轉耳檀弓
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
樹之穿中於閉爲鹿盧下棺以絳繞天子六絳四碑前後各重
鹿盧也先鄭此注疑卽讀抱爲捫厯下車或卽指抱引下棺之
鹿盧矣云玄謂厯者適厯執紼者名也者此讀厯爲歷破先鄭
義也賈疏云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絳之上謂之適厯者分布

稀疏得所名爲適歷也王應麟云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曆室
徐廣注曆歷也戰國策燕策新序雜事作歷室蓋古字通用惠
士奇云曆當作秝說文秝稀疏適秝也從二禾讀若歷適者適
均呂覽辨土篇曰秝穡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
乃適也然則執紼者千人分布於六絳如禾秝有行勿使疏密
正其行齊其力巡行校錄遂師執書數之名曰抱秝秝借爲曆
歷曆皆以秝得聲漢書議郎耿育疏曰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
讓王充謂太王亶父以王季當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大伯
覺悟去而避之合觀衆說則適秝之義明矣孔廣森云魏書蔣
濟傳云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歷適猶適歷疏密均布之謂歷者
執紼人名籍取適歷之義以爲稱也古者發大役必籍其名而

稽勳之師則拱稽喪則抱屠案孔說是也此經云抱屠與大史
大師抱天時大遷國抱法義同並謂抱持圖籍之書屠者卽校
次執紼者之名籍周書世俘篇云馘屠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
十有九馘屠亦卽校數俘馘之籍可與此經互證又月令季冬
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
之祀注云歷猶次也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注云簡
歷謂算具陳列之也此屠與彼歷聲義並同蓋因簡歷人役遂
稱其簿書爲屠猶小宰八成聽師田以簡稽卽簡閱稽計士卒
之簿書也云遂人主陳之者賈疏云案上遂人云及芝陳役是
也云而遂師以名行校之者賈疏云但執紼之人背碑負引而
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屠

也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鄭司農云比讀爲庀疏軍旅田獵平野民者卽遂人云師田作野民此官帥而平之云比敘其事而賞罰者賈疏云遂師校比次敘其行伍而行賞罰也注云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者大司馬仲冬教大閱云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卽田獵平民之事彼注亦謂平爲正蓋正其行列使不踰越正其部伍使不混淆亦以軍法部署之鄭司農云比讀爲庀者前注同此比爲校比之義不當爲庀故後鄭不從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施讀亦爲弛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爲功業疏各

掌其遂之政令者賈疏云此一經與遂師職意同但互見其義耳詒讓案以下至鄰長皆六遂之吏與鄉吏鄉大夫至此長地治不同而職掌相等鄉吏職詳而此略者亦以其可互推文不具也 注云施讀亦爲弛者亦蒙遂人遂師而言詳小司徒疏云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爲功業者賈疏云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彼云任卽此功事謂任之使有功者也詒讓案大宰九職大府謂之九功故知功事卽九職之事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疏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者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此正遂吏之歲會亦卽此官之官成官計也 注云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卿大

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者據鄉大夫云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此官與彼職事同而文異故鄭意此邑兼含都鄙四井之邑而言公邑謂六遂以外甸稍縣置四等公邑卽載師注所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是也采邑亦卽載師之家邑小都大都之吏是也賈疏云言之者若直言遂之吏則不容公邑與采邑今遂大夫不言遂之吏變云爲邑則遂中可以兼公邑采邑二者故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以其遂人云掌野又云以達於畿故知亦施政令戒禁案鄭意當如賈說但此官爲遂吏唯主當遂一萬二千五百家與遂人遂師通掌甸稍縣置者異則其政令不得及於公邑采邑此經云爲邑當與里宰鄰長

諸職凡言邑者同卽鄰里鄰鄙縣所治之邑里也鄭賈說未曄
詳里宰疏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簡猶闕也稼器耒耜茲其之屬
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
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疏注云簡猶閱也
者小宰注同云稼器耒耜茲其之屬者茲其耒耜州本作滋其
賈疏作滋基案雒氏注亦作茲其賈本及宋本似並非是月令
季冬修耒耜具田器鄭彼注云田器鐵其之屬此脩稼器蓋通
彼耒耜田器備脩之國語魯論韋注云耜茲其也管子小匡篇
尹注云耜鐵鎡也廣雅釋器云鐵鎡鉏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
篇云鉏茲其也說文木部云楊斫也齊謂之鐵鎡孟子公孫丑
篇雖有鉏基不如待時趙注云鉏基田器耒耜之屬案茲鉏其

基錄字並通依月令注茲其與耒耜異趙岐說非云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上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者鄭彼注云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遂小溝也步道曰徑相觀也案彼上文云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亦是命田官修稼政之事故引以爲證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興猶舉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疏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者亦謂每三年正月大案比而興遂民詳小司徒鄉大夫疏賈疏云三歲大比以下若鄉大夫三歲大比興賢者能者其義同變之耳吏則遂大夫已下縣正至鄉長云明其有功者者此六遂之

官計也大比與大計事相因故與阡之時兼察吏也云屬其地
治者者地治猶大司徒云有地治者蟠氏云有地之吏卽上爲
邑者是也 注云興阡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者此亦
變民言阡也經注阡字亦並當作氓詳遂人疏此謂行鄉飲酒
之禮於遂序以興遂之賢能如鄉大夫賓興六鄉賢能之禮王
制說大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移之郊移之遂注亦謂遂大夫
掌之爲習禮於遂之學是也又案六遂與六鄉治教相優此遂
大夫興阡卽用鄉飲酒之禮其屬縣正如州長則縣亦當有春
秋以禮會民射於縣學鄧師如黨正則鄧亦當有國索鬼神屬
民飲酒正齒位之禮經唯於此職著興阡之典者文不具也凡
遂學降於鄉學一等與州黨之學同爲無室之序詳州長疏賈

疏云此文不具故鄒就鄉大夫解之彼以鄉飲酒興賢能者厥
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此職亦
然也云興猶舉也者大司徒注同云屬猶聚也者州長注同云
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者國語周語云尊貴
明賢韋注云明顯也此明其有功亦謂舉而顯異之與入統達
吏義同勅亦勅之借字詳大宰疏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
高注云飭讀作勅勅督田事是勑有戒督之義其餘謂所明之
外凡無功無過者也賈疏云謂當興舉之時因舉治民之吏鄰
長以上吏之有功者而升之又聚其地治鄰長以上勑之以職
事使之不慢也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四
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

耨也旗鼓兵革也疏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者賈疏云謂將四通之事以戒勑其功事功事卽上注九職之功業也云而誅賞廢興之者此六遂之官計官刑也賈疏云此亦如大宰注大有功不徒興又賞之大無功不徒廢又誅之注云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云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者賈疏云此無正文唯約上下文而知義耳案遂師云夫家衆寡六畜車輦此遂大夫亦云夫家衆寡以教稼穡鄧長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云趨其耕耨鄭據而言故以四事當此四達黃度云四達謂達之於四疆案鄭訓達爲通是也而以夫家衆寡等充四達之數則未安四達之義似當以黃說爲長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徒典存

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於四疆有
閭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鶚冠子道端篇
云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皆此經四達之塙詰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
其稼事而賞罰之徵徵召也比案比疏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者賈疏云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等也云以頒田里者亦依
遂人上中下地三等之法頒授之也云以分職事者荀子王霸
篇云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所謂分其職事
也賈疏云卽九職之功事也云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者釋文趨
作趣云本又作趨案陸本是也說文走部云趣走也趣疾也趨
趣聲近經典亦多通用經例凡趨走字作趨催促字作趣與說

文正同職喪云趣其事字亦作趣可證鄧長里宰並云趣其耕
耨蓋皆傳寫譌舛稼事卽耕耨謂疾督其田事而課其勤惰以
爲賞罰也 注云徵徵召也者司市注義同云比案比者謂案
戶比民漢制以八月案比所謂小案比也詳小司徒疏若將用
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移用其民
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疏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者賈
疏云言將事未至之時預徵召野民也言師田謂出師征伐及
田獵也言行役謂若巡狩及功役 注云移執事移用其民者
王安石云若遂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也
詒議案此與大宰九職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事異而義同方
苞云移執事謂掌固之移甲役其職云與國有司帥之卽縣正

也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則遂師掌之帥之者則鄒長里宰耳案方說亦通鄒司農云謂轉相佐助者亦與遂師後鄭注義同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疏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者此縣吏之官計官刑也賈疏云此經結上文功役之事事訖乃稽考其功多少當計會其事之可否而有功者賞無功者誅也

鄒師各掌其鄒之政令祭祀祭祀祭祭也疏注云祭祀祭祭也

者賈疏云鄒與六鄉黨同黨祭祭故知此鄒所祭祀謂祭祭也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作民謂起役也疏注云作民謂起役也者

胥注云作起也鄒師在遂與六鄉黨正相等黨正云凡作民而

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與此作民事同起役卽師田行

役之事也賈疏云案下鄒長云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

革帥而至又上文每云野役故知此作民亦是起役事也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媿惡而誅賞時四時也疏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媿惡而誅賞者媿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數其衆庶亦卽小案比猶黨正云以歲時蒞校比也王制孔疏云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 注云時四時也者宮正注同蔣載康云據黨正四孟讀法聚民也詒讓案鄭意周法一歲四時有小比詳小司徒疏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疏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者此正鄙之歲會亦鄙吏之官成官計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

鄧長各掌其鄧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

紀祭祀之事校猶數也疏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者亦謂
四時小案比也云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者賈疏云謂民之喪
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祭祀謂若族祭酬之類若然縣
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鄙師節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鄉
互見其義也注云校猶數也者明與縣正數眾庶義同說文
木部云校木四也段借爲校數史記平準書京師之錢累巨萬
貫朽而不可校裴氏集解引如淳云校數也又漢書嚴助傳頗
注云校數也廩人注云數猶計也是校數同訓計凡全經云校
比者義並同夏官釋文謂比校字當從手旁非也詳夏官敘官
疏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
司數之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有焉有司遂大夫疏若作其民

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者兵革猶兵甲國語齊語定三
革韋注云甲冑冑也賈疏云謂師田及巡守之等直言以旗鼓
兵革不言車輦文不具 注云簡器簡稼器也者賈疏云見遂
大夫職云正歲簡稼器脩稼政則此官與遂大夫共簡之云兵
器亦存焉者以鄒長爲遂人之屬其在遂又與六鄉族師職掌
相等遂人族師並云簡其兵器則知此簡器亦當兼有兵器也
但遂人族師兵器並當分爲二鄭則謂卽戎器義尙未埒耳兵
器詳玉府疏惠士奇云鄒長簡兵器以備追胥非以供軍旅會
同之用也案惠說是也此簡兵器亦兼有時田以田事義卒竭
作兵器亦民間自其與大師異也六遂副六鄉亦出軍而不出
車馬兵甲詳小司徒疏云有司遂大夫者以鄒長卽遂大夫之

屬明當佐彼同簡稼器等也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
稽其女功聽之受而行之也女功絲枲之事疏趙其耕耨稽其
女功者趙當作趨詳縣正疏賈疏云此鄒長彌親民政趙其耕
耨並稽考女功之等事詒讓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五穀畢
人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
功一月得四十五日彼說井出一里八十戶里正爲之長蓋與
鄒長爵秩畧相儗故稽女功之事亦畧同也注云聽之受而
行之也者國策秦策高注云聽受也賈疏云知非聽斷之者以
鄒長中士官惟承受遂人以下之事不得專聽斷故知聽謂受
聽而行之也云女功絲枲之事者卽大宰九職嬪婦化治絲枲
之事九嬪婦功義亦同六韜農器篇云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

織紵有尺度管子山國軌篇亦云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
業若干卽稽女功之事

周禮正義卷二十九終